
南投第一位慈濟委員 ——徐瑞宏先生訪談紀錄

訪談*：施金魚、蔡鳳寶、江淑怡

記錄**：施金魚、沈昱儀、游淑惠、張秋菊

時間：2015年3月1、22、23日；5月4、9日；6月12日；8月12日。2021年1月20日；3月3、23日。2022年4月22、23日。

地點：南投縣埔里鎮徐瑞宏家。

徐瑞宏出生於一九三五年，五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。小學畢業後，曾到能高區署當工友，不久隨著表舅到臺東林場工作；二十八歲在媽媽的要求下返鄉成家，育有五個女兒。他經商屢遭欺騙，直到接觸大理石生意，事業才逐漸穩定，並在鄰居的邀約下加入佛教蓮社，修習佛法，從而得知在花蓮有一個佛教慈善團體——慈濟功德會。因為經常往返花蓮接洽生意，一九七六年拜訪靜思精舍，並加入慈濟會員；一九七八年後成為慈濟委員，法號思戒，為南投第一位慈濟委員，負責在當地推展慈濟會務，投入訪貧、扶困及賑災工作。他的身行也影響了親友和受助個案，讓許多人追隨他的腳步成為慈濟委員。

* 施金魚、蔡鳳寶為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，負責記錄慈濟活動及人物故事；江淑怡為慈濟基金會文史處研修室人文學術組專員。

** 游淑惠、張秋菊為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；沈昱儀為慈濟基金會文史處研修室文史出版組助理專員。

一、在戰亂、疾病中讀完小學

我是一九三五年出生，本名是徐瑞千，因為算命的緣故，所以對外的名片都是用「徐瑞宏」。父母有五個孩子，我排行老大，底下有兩個弟弟、兩個妹妹。我們住在埔里鬧區的街上，家裡開了一間店面，一邊賣水果，一邊賣日本文物，家裡經濟狀況很好，所以我小時候很好命。

後來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（一九三九～一九四五年）爆發，在我讀埔里國民學校（今埔里國小）四年級下學期時，魚池遭到飛機轟炸，祖父擔心埔里也會被轟炸，不敢再住街上，就把房子賣掉，搬到鎮郊的四角城（今牛眠里），在叔公家附近租房子，也買下兩甲多的水田和一頭牛。因為搬家，我就改讀史港國民學校（今史港國小）。

在四角城，祖父為了訓練我適應農村生活，拜託叔公的兒子，一連兩天，天還矇矓亮，就叫我起床放牛，祖父還會在路上監督我有沒有去放牛；每天放學後，還要我去放牛，連續好幾個月。爸爸原本幫祖父種田，後來被徵調去當郵差，每天要從四角城騎腳踏車到國姓送信；當時的道路不像現在鋪柏油，都是碎石路，騎起來坎坎坷坷，非常辛苦。

五年級下學期時，臺灣剛光復，我得了阿米巴痢疾，整天都躺在床上。排便都是血和黏液，甚至連大腸頭都跑出來（脫肛），我祖母就用手把它推回去。那個病很難醫治，我病了大約一整年，頭髮也都掉光了。那段時間我幾乎沒怎麼念書，算術只會乘法，不會除法。

祖父覺得我們家不是種田的料，就把田賣了，又搬回埔里街

上。那時候沒有貨車，搬家是用兩輛牛車來載；雖然我的身體已經好多了，但還無法走遠路，所以是坐牛車。之後，我又回到埔里國民學校讀六年級下學期。

光復後，物價大漲，做工七天的薪資，只能買一斗米。祖父本來想買房子，卻都找不到中意的，於是向能高區¹署租了一間日本人搬走的店面。

小學畢業後，因學歷不高，工作不好找，我就去送報紙。幾個月後，有位親戚在能高區署總務科當科長，介紹我進去當工友，我做了一年多，賺的錢都交給父母貼補家用。區長有客人來訪時，我負責接待，所以可以接觸到區長。區長對我很疼惜，他在批公文時都讓我在旁邊看，後來我在軍中會修改文書資料，就是從他那邊學來的。

以前是受日本教育，光復後雖然改成漢文教育，但我因為生病，所以也沒有學到什麼。爲了提高漢文程度，晚上就去漢文老師家學漢文，一個月的學費是兩斗米的錢，雖然很貴，也沒辦法。老師當天教的內容，都會用紅原子筆作記號，隔天我就要到他面前背誦，我的漢文是這樣學來的。

1 能高區，隸屬於臺中縣，下轄埔里鎮、國姓鄉，行政機關爲能高區署，是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後，至1950年實施地方自治之前的行政區劃。地方自治實施，南投縣誕生，下轄南投、埔里、草屯、竹山、集集等五鎮，名間、鹿谷、中寮、魚池、國姓、水裡、信義、仁愛等八鄉；其中，水裡鄉於1966年改爲水里鄉，南投鎮於1981年升格爲南投市。資料來源：〈本縣沿革〉，南投縣統計年報2016網站，<https://sta.nantou.gov.tw/abstract/105/history.html>（2021年3月30日檢索）。



圖 1：徐瑞宏和妻子徐陳月滿皆為慈濟委員，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家中合影。(攝影 / 潘常光)

二、家變感親恩 自學不自棄

一九四九年，因為政府實施幣制改革²，四萬元臺幣只能換一元新臺幣，臺幣貶值了，家裡賣田的那些錢也等於縮水了。爸爸

2 幣制改革，1949年6月15日，臺灣省政府為穩定幣值，進行幣制改革，公布〈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〉，發行新臺幣。自此之後，前揭「臺幣」被稱之為舊臺幣。與此同時，臺灣省政府公布〈新臺幣發行辦法〉，規定新臺幣一元兌換美金兩角。換言之，一元美金可兌換新臺幣五元，再以一元美金折合舊臺幣二十萬元為標準，規定舊臺幣四萬元折算新臺幣一元。資料來源：許峰源，〈四萬換一元：新臺幣的發行與流通〉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網站，<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ALohas/ALohasColumn.aspx?c=1922>（2021年2月23日檢索）。

在這一年病逝，他才三十五歲，媽媽三十六歲。爸爸往生後，家中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，媽媽只能去做泥水小工。

大弟當時讀國校五年級，有一個魚池人來跟媽媽說，希望讓大弟到他家養牛，這樣家裡就少一個人吃飯。媽媽不肯，她覺得要識字，以後才能寫信，所以堅持讓大弟讀到國校畢業，沒想到大弟後來還讀到博士呢！從這件事情我深深體會到，一個孩子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媽媽，所以我對媽媽很尊重也很感恩。

媽媽很嚴格，有父親的威嚴，她講的話我都不敢違逆。媽媽不辭辛勞，守著家門，養育我們五個孩子長大，實在不簡單。媽媽真的很偉大，所以她還不到五十歲就拿到南投縣的模範母親。

後來舅舅要讓我繼續讀書，我就去臺北考開南商工（今開南高中），因為很久沒有讀書了，結果沒能考上。舅舅那時在臺東縣政府上班，就介紹我到臺東的林場工作。每天我和同事上山，他們測量木材的直徑、長度，我負責記錄，回來還要統計材積。那時候我還年輕，很認真，還上了一所高中的函授課程，充實自己。

工作一段時間後就去當兵。在金門當兵時，我填了國小學歷，連長把我改成高中；我們一班有一百六十人，大概只有五、六個高中學歷。上課時，講師講國語，需要有人上臺翻譯成臺語給大家聽，連長推薦了四個當翻譯，我是其中一個。那時候軍隊裡有連長、副連長、指導員，指導員是文官，有一個幹事，我代理了幹事。那時我有空就會看《古文觀止》，指導員還會教我，後來他調走，我又兼指導員。

退伍後我再回到臺東林場工作，林場沒賣完的木材都存放在屏東枋寮，後來老闆就派我到枋寮負責賣木材。

三、返鄉成家 創業起步難

一九六二年，我二十七歲時，媽媽要我回埔里和陳月滿訂婚，因為剛回埔里職業還不穩定，所以我們一九六三年才結婚。去餐廳宴客時，我沒有花錢請人拍照，而是拜託媽媽的朋友幫忙拍照，媽媽說：「一輩子就拍這麼一次，你也要省！」

宴客結束後，我和太太先回家。看到有一個阿伯穿著草鞋、拄著拐杖來到家門前，向我們乞討食物。我家外面有自來水，我拿了一個臉盆出來裝水，請他脫掉草鞋，把手、腳和臉洗一洗。家裡有準備兩桌晚上要吃的菜餚，我不認為他是乞丐，就請他坐上其中一桌。現在回憶這件事，我認為以平等心來對待一切眾生，就不會在意他乾不乾淨，其實乾不乾淨都在於自己的心。

從枋寮回到埔里的那段時間，是最辛苦的時候，因為我本來是做木材生意，回家後一時間不知道可以做什麼。這時有個國姓鄉北山坑的人來找我，我跟他不是很熟，他知道我以前在臺東工作，對東部比較熟，要我去花蓮幫彰化一家鐵工廠買翻砂（砂模鑄造）用的石粉。我想或許可以學做生意，於是到花蓮幫忙買了兩臺卡車的石粉；回來找彰化老闆收錢時，錢卻已經被北山坑那個人收走了。

後來，我去買樹薯來曬樹薯籤，我想要控制全埔里的樹薯籤市場，店面就在瀛海城隍廟對面。有個姓蔣的朋友說要跟我合夥，找我一起到臺東買樹薯，我就邀了一位專門做樹薯加工的老師傅跟著一起去。老師傅看了之後，告訴我那些樹薯沒有粉，品質不好，不要買，就要先回去。

老師傅本來打算買樹薯，所以隨身帶了兩萬五千元，而我們

只是想先去看看，並沒有帶錢。他就把錢留給我們，讓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用。蔣先生建議可以買花生回西部賣，我們討論後決定買一臺卡車的貨。但是貨款要五萬元，所以我就去找以前的林場總經理借錢，他開給我一張兩萬五千元的支票，我才順利將花生買回埔里。

隔天早上我到店裡，發現整臺卡車的花生都不見了。我問店裡的人，他說被蔣先生載走了；再追問被載去哪裡了，他也不知道。我就去蔣先生家要錢，我說在臺東借的錢要趕快還，至少要先給我兩萬五千元。他回我說，支票是用我的名字去借，若不還錢，被告是我自己的事。最後，支票、現金都是算我借的，都由我來還。

那時候做生意常被倒、被騙，實在很不甘願。因為以前我是信道教的，就去寶湖宮天地堂地母廟請地母指點迷津。那個時候地母廟正在擴建，他們在晚上都有扶乩³，我問了個人的困惑，地母在沙盤上指示了三句話：「黑氣沖天，前世冤愆，行善可解。」我不懂，以前在臺東從來沒做過壞事，也不曾說過一句壞話，為什麼我的相貌會「黑氣沖天」？

後來聽到善天寺的師父說起慈濟功德會在做慈善工作，我又想起「前世冤愆，行善可解」這句話，才會想到慈濟功德會看一看。

雖然幫鐵工廠去花蓮買石粉，貨款被騙了，卻也因此注意到

3 一種民間請示神明的方法。扶乩時，以人為靈媒，借用工具如乩筆、小木棍、轎槓等，依法請神，乩具於沙盤上畫出文字，作為神明的啓示，以顯吉凶。資料來源：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站，<https://dict.concised.moe.edu.tw/dictView.jsp?ID=6313>（2022年4月26日檢索）。

大理石建材，所以後來我就開始經銷花蓮的大理石地磚。一段時間後，經由在做苦土石灰⁴和防熱漆的臺中東勢朋友，我認識了花蓮的臺灣鑛資公司老闆，於是我轉從臺灣鑛資公司的進貨，經銷他們的大理石地磚和苦土石灰，生意才漸漸穩定下來。

我家是兩間連棟的房子，一間當作公司「瑞益行」的事務所，一間作倉庫。從埔里、國姓，再到東勢、梨山，都有我的生意夥伴，因為我都會找當地的農藥行或肥料行的老闆幫我經銷。所以我每次去東勢或梨山做生意，就會住個三、四天才回家；家庭的事情、店鋪的生意都交給太太處理，她還兼做副業，幫人家修改衣服，媽媽有空的時候也會幫忙照顧我女兒。

民衆服務站主任是國姓人，他來為我太太拍了一張照片，刊登在報紙半個版面，說我都專心在做慈濟，家裡的生活靠太太做衣服維持。我哪有可能靠太太的收入過生活，我做慈濟的候，生意已經穩定了。那時候賺了很多錢，不過也被倒了很多錢。

生意上軌道後，鄰居許居士邀我和我小時候的鄰居洪櫻紅去學佛，我就加入了佛教蓮社，每天晚上去學唱誦〈爐香讚〉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。我也跟著許居士去參加埔里善天寺的法會，就是因為這樣，才有機會聽善天寺的師父講慈濟的事情。

4 苦土石灰即是「鎂鈣肥」，常用於改良酸性土壤。資料來源：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網站，<https://www.taifer.com.tw/PublicationArticleDetailC004000.aspx?Cond=4ac246b9-466d-4815-8903-a4be6f05ce78&CategoryID=eab4c314-88fe-41c9-9481-47d09ae54d1e>（2023年11月5日檢索）。

四、初訪慈濟 發心護持善行

以前從西部沒有火車可以直達花蓮，⁵ 去花蓮做生意，都是到臺中公路局車站坐金馬號，車班有早上七點十五分和七點五十分兩班，那是全省統一的時間。每到花蓮談好了生意，我都會先買好隔天的車票，要是買不到車票，就先坐飛機到臺北。

一九七六年，我在花蓮談好了生意，就到車站買回程票，卻買不到車票，也買不到飛機票。不知道怎麼辦時，突然想起善天寺的師父曾經提起，花蓮有位證嚴法師，他創立了一個慈濟功德會，專門幫助貧窮人。我心想，就利用這多出來的一天去慈濟功德會看看。

隔天早上，在早餐店喝我最愛喝的鹹牛奶時，我問老闆娘要怎麼去慈濟功德會，她說：「喔！你要去農場⁶。」她除了幫忙指路，還介紹農場師父的生活，例如師父們撿水泥袋來改成小袋子，再賣給五金行裝鐵釘，還縫嬰兒鞋……我聽了覺得這些修行人很不簡單。

到了農場的靜思精舍，我先到佛堂（大殿）拜佛，佛堂裡面的右邊角落擺放了一組桌椅，牆壁上掛著一塊「慈濟功德會月別收支概況表」看板，寫著每個月收了多少錢、支出了多少錢、濟

5 北迴鐵路於1980年2月1日全線通車，南迴鐵路於1991年12月16日全線通車。

6 康樂村舊稱。康樂村是臺灣戰後才從北埔村分立出來，在日治時期屬北埔村的北半段，因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曾在此設「北埔農場」，因而又被稱為「農場」。資料來源：李宜憲等撰述，〈第五章 新城鄉〉，《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》（南投市：臺灣文獻館，2005年），頁148、149。

助戶數等等，左邊牆上掛著「慈濟功德會年度收支概況」，我看了就很清楚這位師父真正是在做慈善。

拜佛後，我走到隔壁，看到常住師父正在做手工。有一位師父向我走來，就是證嚴法師。他問我從哪裡來，我說從埔里來的；他又問我姓什麼，我就拿了一張名片給他。師父請我到佛堂裡坐，我問師父：「牆上寫著救濟金有多少，錢是從哪裡來的？」師父說：「救濟金就像是個甕缸，有的人拿來一瓢水，有的人是一杯水或是一碗水，倒進甕缸裡，救濟金是這樣來的。」

我又問師父：「您辦慈善的動機是什麼？」師父講了「一灘血」的故事給我聽，他曾經在一間診所的地上看到一灘血跡，經旁人告知，是付不出八千元的難產婦女留下，雖然心有不捨，但也無能為力，所以才會募款做慈善，幫助貧困的人。當時的八千元，不要說原住民，即使一般人，一時要拿出八千元也不容易⁷。

臨走前，我先拿出一個紅包，對著師父說：「這一包我要做救濟金。」師父接下了。我又拿出一個紅包，「這一包我要供養三寶。」師父說：「剛才那一包就是供養三寶了。」我改口說：「因為您這邊交通不方便，麻煩師父，這包替我買油，我要為我媽媽點佛燈。」師父說：「你剛才那一包就是點佛燈了。」師父的這番話，我體會到他用佛法在教育我，我很感動，當下就發心，以後每個月都要寄錢來護持功德會。

農曆年底，正要去寄錢（劃撥）到花蓮時，剛好有客人來，我隨口問他：「我要寄錢到花蓮慈濟功德會，它在做救濟的工

7 根據中華民國主計處統計，1966年平均每人年所得為9,420元。資料來源：〈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〉，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，<https://www.stat.gov.tw/cp.aspx?n=2674>（2022年4月1日檢索）。

作，你要不要參加？」他說：「好啊！」因為我在做生意，朋友很多，心想可以邀他們參加，結果第一個月就邀到三十六個會員。

去郵局劃撥時，就在劃撥單後面寫上他們的名字、金額，一次貼了五、六張名單。郵局人員接過劃撥單之後對著我說，他從來沒有遇過像我這樣劃撥的人，一張單子上面貼了這麼多資料。

再過一個月就是農曆過年，春節期間，朋友問你來我往請客聚餐，我問他們功德金要繼續繳嗎？他們都說好。我做的事，人家都不會懷疑，我怕的是自己不相信自己，不怕別人不相信我。



圖 2：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，徐瑞宏（左一）帶著太太陳月滿（右二）和會員到花蓮參訪靜思精舍，在大殿前與證嚴上人（左二）合影。（圖片 / 曾完妹提供）



圖 3：花蓮慈濟功德會大殿裡懸掛「月別收支概況表」看板，公布每個月功德金收支帳目，以昭公信。(攝影 / 黃錦益)



圖 4：早期慈濟功德會在花蓮靜思精舍舉行藥師法會，眾人背後牆壁上為「慈濟功德會年度收支概況」。(照片 / 慈濟基金會提供)

五、接觸個案 看見大樓陰影

連續劃撥了五個月後，我就去花蓮（靜思）精舍參加全省慈濟委員聯誼會。在佛堂裡，大家圍坐在臨時用板子搭起來的會議桌，一起討論要給貧困個案怎樣的幫助，讓我學到在訪視個案時要記錄哪些資料，以及個案濟助內容的評估經驗。

一年多後，在全省委員聯誼會（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）上，上人邀請我加入慈濟委員，並且負責埔里一帶的業務。我說：「師父，可是我什麼都不會。」上人告訴我：「學就會了！」

會後，上人跟我說：「你們埔里若有窮苦人，你要報給我。」我說：「我們埔里沒有窮苦人。」上人說：「爲什麼你們埔里會沒有窮苦人？」我告訴上人，埔里像是一口鼎，這個鼎的中心就是公務員和生意人，他們生活都很安定；鼎的外圍就是做田的，現在稻穀的價錢雖然很差，但是埔里在土地重劃，重劃後他們都變成有錢人；最外圍的是做山的，雖然很辛苦，但他們的生活也很安定。

上人說：「你說的我聽得懂，但是你只看到大樓，沒有看到大樓下的陰影。」我心裡想，上人怎麼會無緣無故跟我講這句話？

雖然白天已經忙著做生意了，晚上我還到醒靈寺讀瓊林班學漢文，我的學問都是自己進修來的。從花蓮回來後沒多久，班上有位學員就跟我說，埔里有一個洪凌籬，他原本是一位泥水工，三、四年前開始時常吐血，曾就醫卻一直沒有好轉，家裡還有三個孩子，全靠太太做工養家，很可憐。

我打電話問上人怎麼處理，上人請我去找洪凌籬的主治醫

師，問問怎麼治療。主治醫師告訴我，他的脾臟腫大，還有腸胃道出血，要手術治療，費用五萬元；還要輸血一萬西西，一西西要五元，算一算總共要十萬元。我把訊息回報給上人，上人要我不要擔心錢的問題，他會想辦法。結果醫生爲他做進一步的檢查後，評估他的身體很虛弱，手術危險性很大，不敢跟他手術。後來不知道怎麼治療，這件我忘記了⁸。不過，第一次看個案，因爲有上人的教導，不會覺得困難。

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資料表
 案號: J00028
 姓名: 洪凌箍
 性別: 男
 出生日期: 1958年6月15日
 籍貫: 廣東省
 職業: 農民
 宗教: 佛教
 住址: 南投縣埔里鎮廣德里廣興路28號

姓名	年齡	性別	職業	現狀 (包括就醫、收入、學業、生活)
洪凌箍	65	男	農民	死亡
黃阿桃	66	女	農家	
洪凌子	17	男	學生	
洪凌女	15	女	學生	
洪凌弟	13	男	學生	初二

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 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 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
個案資料表

姓名	年齡	性別	職業	現狀
洪凌箍	65	男	農民	死亡
黃阿桃	66	女	農家	
洪凌子	17	男	學生	
洪凌女	15	女	學生	
洪凌弟	13	男	學生	初二

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 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 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
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 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 家庭成員: 妻、子、女、弟

- 8 受訪者徐瑞宏先生對洪凌箍一家的援助細節不復記憶，所以訪談團隊查閱「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資料表（案號：J00028）」與《慈濟》月刊 142 期 23 頁紀錄，彙整資料如下：案主洪凌箍因病無工作能力，本會本擬盡力幫他治病，但經埔里委員徐瑞宏請教其主治醫師，評估手術風險高，改服中藥治療。慈濟自 1978 年 6 月開始，每月濟助白米，並於 7 月開始濟助醫藥費；1978 年 11 月、1979 年 1 月，案主因大出血送醫，另援助急救及輸血費用，然而案主仍是不幸往生。慈濟持續濟助該家庭，案主改為案妻黃阿桃女士，直至 1979 年 11 月，案家生活改善才結案。

97/1
January 28

民國三十一年冬令加發冬衣用品明細表
洪凌樞

姓名	性別	年齡	職業	籍貫	住址	備註
洪凌樞	男	40
洪凌...	男
洪凌...	男

品名	數量	單位	備註
毛線
毛線
毛線
毛線
毛線
毛線
毛線
毛線
毛線
毛線

食品	數量	用品	數量	備註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
圖 5~9：早期慈濟功德會個案資料表皆是手寫，詳實記錄下洪凌樞一家的境況、慈濟每月濟助內容，以及冬令加發衣食用品明細。（圖片 / 慈濟基金會提供）

六、承擔訪貧 自家做發放

我接下埔里地區的會務後，除了投入訪視貧戶工作，也開始每個月發放濟助金和生活物資給照顧戶⁹；發放活動都是在我家裡舉辦，就是在當作事務所那一間。第一次發放是在一九七八年農曆五月二十七日（國曆七月二日）¹⁰，因為花蓮精舍是農曆的二十四日發放，我們配合精舍寄濟助金來，所以訂在二十七日。

發放除了給救助金，還有米。上人說過，窮苦人如果有米，就能夠生活。上人還交代，因為照顧戶平常吃的東西都不好，所以米要用最好的。起先，我請他們拿著米單，到我家附近一家米店去領。後來認識了埔里鎮農會總幹事，他知道我買米在做救濟，就要我到農會來買，他會算我便宜一點。之後就請照顧戶拿米單到農會領，我再去結帳。因為到農會買米，認識很多裡面的人，其中一位職員賴錦文，¹¹就被我度進慈濟。

9 即是「長期照顧戶」，每月定期接受慈濟經濟補助的貧困個案。除了補助金錢，慈濟志工也會平日互動、持續性關懷，直至案家經濟能自立，才予以結案。

10 埔里地區發放地點在徐瑞宏委員家中（南投縣埔里鎮北澤街九十七號），成立於1978年5月27日，固定農曆每月27日發放物資，濟助範圍包含南投縣國姓、埔里、霧社、魚池等四鄉鎮的個案。其中，國姓鄉路途稍遠，由徐師兄驅車分送救助金和白米至個案家。資料來源：〈全省發放現場概況〉，《慈濟道侶》114期（1990年9月16日），第2版。

11 訪談團隊考量受訪者徐瑞宏先生的年歲已高，為提高訪談紀錄的正確性，於2021年2月7日側訪事件參與人賴錦文。所得訊息與徐瑞宏先生口述稍有出入，因此以註釋方式並陳於文中，如下：賴錦文表示，1985年他在農會負責經辦稻米收購及販售業務，好奇徐瑞宏怎麼一次購買好幾百公斤的米，詢問用途，得知是為濟貧，於是向總幹事提議以收購價格販售，因此結緣，此後也協助將白米送至徐瑞宏家中。

發放在早上九點開始，發放工作是我太太（徐陳月滿）負責，她先叫一位個案過來，坐在她對面的椅子，領好了再換下一位。因為我們去花蓮看過精舍發放，所以發放過程中沒遇到什麼困難。

不過有一次比較特別，一位太太晚上九點多才來領錢和米。我問她怎麼這麼晚了才來領？她表示自己白天要做泥水小工，沒辦法來。她走了之後，我太太提醒我說：「人家一個婦女，養一大堆孩子，她去做泥水小工，工作能放掉嗎？跟你領個幾斗米、幾千元，你跟人家講這句話！」我覺得太太這樣體念人家是對的，所以以後不管人家幾點來領，我不再多說一句話，他們什麼時候來，就什麼時間領。

一段時間後，在每次的發放之前，我請洪櫻紅帶照顧戶一起念佛，接著我再講佛法的因緣果報給他們聽。我告訴他們，此生貧窮，是因為過去生沒有布施；我希望他們懂得布施，為自己植福。後來委員多了，我們還煮點心給照顧戶吃，委員們都爭著要煮呢！

來家裡領物資的都是埔里的照顧戶，國姓鄉就由我載去發放。每次我都是下午出門，有一次開車到柑仔林，人很疲累，就停在路邊休息，然後再進去國姓村、長流村、北港村等村發送，一直到晚上。有個人問我：「你晚上出來發放，怎麼不找個人作伴？」我說：「我的伴很多。」他問在哪裡？我告訴他車上全是佛菩薩。

到了年底的冬令發放，每位照顧戶還會領到一套訂做的衣服，所以事先要去幫他們量身材尺寸，還要為他們全家福拍照。我原先的照相機比較小，但為了這件事情，我特地去買一臺大一

點的柯尼卡相機，專門拍照顧戶全家福。

冬令發放的物資，事前花蓮精舍會打包好，再用箱子寄過來。我家的空間不夠，對面有一棟倉庫，屋主就讓我們把物資放在那裡。另外，像較遠的仁愛鄉，我們有時會募一些衣服整理好，再連物資一起載過去給他們。



圖 10：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年間，徐瑞宏（左一）提供自家空間，每個月農曆二十七日辦理慈濟照顧戶發放。（照片 / 呂智媛提供）

七、訪視心法 及時與誠情

漸漸地，地方上的人家知道埔里有個徐瑞宏在做救濟工作，就紛紛提報貧困個案過來，連當時的縣議員蕭琇仁也會提報給

我。我曾經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到霧社、信義、集集等地去訪視，路途雖遠，但從來沒有想到累，只覺得這是一分責任。

有時候，我會邀姑媽的兒子徐阿柱或是朋友曾雪華一起去訪視；另外，我妹妹在宏仁國中當職員，她介紹我認識在學校當會計的王彩媚，我也會邀她去訪視。出去訪視有時候會很晚才回家，還好王彩媚沒有結婚，家裡沒有人管她，她跟我一起做訪視工作很多年，紀錄都是她寫的，我再修改過。

上人叮嚀過，接到個案通知，一定要馬上去看，不馬上去的話，萬一有了變化，要救濟人家就來不及了。但是，一開始我沒有注意這個問題。有一次上人打電話來說，在鹿谷有一個人往生了，他的孩子還很小，要我去看。因為很忙，我大概隔了兩、三天才去。到往生者的家時，已經要出殯了，他的小孩在送行隊伍中，我看了都掉眼淚，很遺憾，沒能及時關懷他。從那次以後，接到花蓮的通知，我就不敢再拖延了。

我做訪視，經常都是兩、三個人一起。因為做生意，跑遍整個南投縣，認識了很多人，所以訪視前，會事先看看個案家附近有沒有認識的朋友，先向他們打聽個案家庭狀況，蒐集資料；有時請朋友帶路，有些人參與多了，後來也出來做慈濟。

進到案家之前，我會問問他的鄰居，大家知道我們在做救濟，都會很親切地告訴我們。進入案家，我一定會去看他的房間。有的窮苦人，早上起來，孩子們要上學，自己要做工，哪還有時間摺被子？有的房間一打開，就聞到一股臭味，就知道這個家庭的狀況了。

還有，看案家的冰箱是不準的，因為鄰居有婚喪喜慶時，吃剩的食物常會送給他們，冰箱一打開，有魚、有肉，卻都是人家

吃不完的東西。如果問案家有幾個兄弟，這也沒什麼作用，因為能夠出手幫助的，通常我看到的都是姊妹而已。

在案家的面前，我們絕對不寫紀錄，要先讓他感到心安，才問他現在家庭有什麼困難。如果是婦女生病，我們有其他的男眾在場，我就不問她個人的問題；等他們出去後，我才問她身體的狀況。我很虔誠，她們不會怕我，就會講出有什麼病痛。

以前我們都不穿制服，也不會先表明我是慈濟功德會，等都問清楚了，我才會告訴他。我還有個原則，不管他家裡乾不乾淨，一定先找個地方坐下來，才跟他講話；即使他家裡很臭，我也不會感覺到不舒服。要知道，上人去癲瘋病患那裡，也是牽他們的手啊！

有一回，我接到南投縣政府轉來一個個案，要去訪視的時候，縣政府有三位社工跟著我一起去。案主住在一棟古厝，房子很大，但是沒有整理，大廳裡放了一堆垃圾，實在很髒，案主就睡在大廳裡，他的孩子睡在豬圈上面。三個社工一看，不敢進去，都跑掉了。

所以政府社工調查不出來的個案狀況，來到我的手中，都可以調查出來。他們就曾經問我是怎麼辦到的？其實貧窮人家看到社工不講實話，就是希望政府給他多一點幫助，但是遇上我，他們感受到真心的關懷，所以會講實話。

八、視個案如親 生死守護

對於窮苦人，我都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家人，如果住在南投

(市)、竹山、草屯的個案有病痛，我就會拿我的名片給他，叫他去草屯一位中醫師那裡看病，都是免費。那位醫生也是個佛教徒，他有個女兒出家，我第四個女兒也出家，他們兩個在韓國相識，因為女兒的關係我們才認識。他知道我在做慈善，所以我介紹個案去拿藥，他都不收費。

有需要時，我還會幫個案處理後事，比如買棺木、送去火化，然後把骨灰罈送到善天寺的靈骨塔；很多喪葬費都是我向地方人士募來的。過程中如果遇到別家的喪禮，就讓他跟著人家的大鼓陣（車鼓陣），要不然我們會為他請個大鼓陣，因為靈車前頭如果沒有大鼓陣，有時遇到彎路會嚇到人家。

例如有一次接到提報，埔里有一個七、八十歲的老人叫張課，他租房子在二樓。我們去看他的時候，他沒有行動能力，不知道已經多久沒吃東西了，人家送給他的麵，一包一包放在他的床邊，都發臭了，一些水果也放到爛了。我們趕緊把他送到附近的一間診所，醫生一看說：「這要送去大醫院。」我們就把他轉到埔里基督教醫院。

我們幾位委員輪流去醫院照顧張課，輪到我太太時，她問他有沒有兄弟，他說有一個哥哥，叫張平；又問他，哥哥家住哪裡，他說住在嘉義頭橋¹²的老家；再問詳細地址，他可能覺得問得太多，就不說話了。

過沒多久，張課就往生了。我不知道嘉義頭橋是個什麼樣的

12 頭橋，是臺灣嘉義縣民雄鄉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，位於該鄉南部中央略偏西。相較於今日行政區，其範圍大致包括興南村、金興村。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9%A0%AD%E6%A9%8B> (2023年11月5日檢索)。

地方，委員楊福達平時會開車跟著我看個案，我就拜託楊福達載我去找張課的哥哥張平。只知道名字，沒有住址，要怎麼找呢？我想到可以到麵店或雜貨店打聽，就走進一間雜貨店，我問老闆知不知道一位叫張平的阿伯？他說，沒聽過。

當時店裡有一位太太在買東西，她告訴我，有一個廟公，好像就是這個名字。我們就去找，果然那個廟公就是張平，我把張課的情形告訴他，他說：「我老實跟你說，我這個弟弟離家三十多年，從來不曾回來過，現在我已經老了，若要叫我的孩子去，也沒有人認識他。不然，可以拜託你們嗎？」

就只是一句「拜託你們」，雖然沒有拿錢給我們，但我們還是自己幫張課處理身後事，把他的遺體送去火化後，再將骨灰安奉在善天寺。

還有一位住在魚池頭社的阿婆，早上六點多打電話給我，哭著說她孫女跌入屋前的水池溺死了。這個女孩叫陳婕妤，只有四、五歲，爸爸已往生，媽媽又智障。我趕緊找來兩位一起學佛的朋友，許居士和何擇城居士，一起去阿婆家為小女孩誦腳尾經，可是屋前、屋後都找不到小女孩的屍體。問了阿婆，才知道是被小女孩的叔叔抬出去埋了。

我找來小女孩的叔叔，問他是怎麼處理，他說已經用薄板叫人抬去埋了。我追問埋在哪裡？他說不知道。我說：「你姪女被抬去埋，埋在哪裡你不知道？還用薄板！薄板不到兩年就爛了，遺體如果被人家踩到，人家會不安心，亡者也不安。」他問我要怎麼辦？我說：「去問清楚埋在哪裡，再挖起來火化。」

開始挖之前，我叫人從埔里送一具棺木來，還要請兩個工人來挖。結果對方說兩個工人要一萬，我告訴他，人不用了，只要



圖 11：二〇一五年二月八日，徐瑞宏（左）在埔里聯絡處的冬令發放暨圍爐感恩會上，將物資包送給照顧戶。（攝影／石振賢）

送棺木來就好。小女孩的叔叔問我：「那誰挖呢？」我指著他說：「你和我來挖，不然叫誰挖？」結果他不敢，最後是他的鄰居和我一起挖。火化之後，我也把她的骨灰罈送去善天寺。我送到善天寺的個案骨灰罈，差不多有十幾甕，每年掃墓時我都會去看一看。

九、銘記師問 學實事求是

還有人跟我提報草屯一個個案，名叫古金永¹³，原本他在臺

13 據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資料表（案號：N000028）與《慈濟》月刊 142 期

北開毛巾工廠，生意失敗後，住到國姓鄉長流村的妻舅那裡。他買了一輛中古車載客維生，不料有一天與卡車相撞，頭部縫了很多針，而且手肘關節破裂。當時我考慮到只有他的手好了，才能繼續工作，所以當場就跟他說：「不然，慈濟功德會幫助你換關節好嗎？」他當然說「好」。

等到開全省委員聯誼會時，我就報告這個個案，上人問我：「你有帶他去給醫生看嗎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上人又問：「這個你預估要多少錢？」我心想，手肘只是小小的關節而已，我含糊糊糊地說：「頂多是二、三萬。」

會後，玉里委員曹陳靜枝的丈夫曹醫師（曹葦）就拿名片給我，要我帶著名片和古金永，到臺中北屯的圓環¹⁴附近找一家「章骨科」，醫療費用會減免；我雖然不認識曹醫師，但和他太太很熟，知道他經常會隨太太來開委員聯誼會。

我聽曹醫師的建議，帶著古金永去找章骨科，章醫師看了之後說我是做慈善位，所以幫我打折，算十萬就好了！我才預估二、三萬，竟然要十萬元，從這件事提醒了我——沒有根據，就不能亂講話。

另一位水里的個案高勝雄，他開鐵牛車載了五十五包水泥要

24 頁、209 / 210 期 42 頁紀錄，案主古金永車禍後，委員徐瑞宏於 1978 年 5 月進行訪視，依案家狀況，6 月開始濟助白米，後再增加生活補助金；1979 年 10 月，因案家生活改善而停扶。幾年後，古金永往生，案家經濟再度陷入困境，慈濟於 1984 年 1 月開始，以遺孀古鄭螺為案主，重新每月濟助生活補助金，直至 1986 年 11 月案家生活改善為止。1978 至 1986 年間，案家住處幾經搬遷：南投縣草屯鎮、苗栗縣頭份鎮、新竹縣竹北鄉、臺北縣板橋市，慈濟皆持續關懷。

14 北屯圓環已於民國八〇年代拆除，位於今北屯路與進化北路交接路口。

去信義，行經一座橋時，橋梁斷裂，他連人帶車跌落溪底，雖然就醫治療，但下半身神經嚴重損傷，一直都沒好。他有三個小孩，受傷後全靠太太在路邊賣衣服。我去看他時，他跟我說，有人介紹他到南投市針灸，一天要三百，保證三個月會好。我想了想，覺得應該不用向花蓮本會（靜思精舍）報告，就直接答應要幫助他。

幾個月後，上人來埔里複查個案，我才向上人報告這個個案，並陪上人去看他。上人進去他家時，隨行的林碧玉跟我說：「人家要送患者就醫都要先報告師父，你怎麼沒報告？」我說：「患者傷到神經，三個月就會好，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啊！」林碧玉就沒有再說什麼。

過些時日，上人打電話給我，關心高勝雄針灸之後有沒有改善。我回答不知道，上人就要我去瞭解看看。我去看他，他說還無法走路，曾去水里一家外科診所就醫，醫生說需要換關節，但費用要十八萬。

我就打電話報告上人，我問上人對於醫師建議要換關節，有沒有什麼指示？上人告訴我，他家裡如果有人可以同行照顧他，就送他去臺北的長庚醫院找骨科醫師施俊雄，慈濟現在也有兩個個案在給他治療。上人還要我聯繫臺北的委員老大（陳美珠）、老二（楊玉雪）、老三（胡玉珠），一起送他去長庚醫院。從這件事，我才了解到上人做事情是多麼的慎重。¹⁵

15 高勝雄，卅五歲，南投縣水里鄉人，育有三子，生活清苦，於務農之餘，駕駛三輪車替人搬運貨物。不幸於68年4月29日行經水里永興橋上時，突然橋梁中斷，連人帶車跌落溪底，致使雙腳殘廢，經人介紹，前去南投市民安接骨所治療，但醫藥費用不是他們所能負擔。10月29



圖 12：證嚴上人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七日行腳至民權路臺中分會（今民權聯絡處），徐瑞宏對眾分享他訪視貧病個案的心得。（攝影／李朝森）

十、撒播善種子 同耕福田

因為我的補助個案醫療費用花了功德會很多錢，比我募款收

日，本會會長全省複查個案到埔里時，由埔里委員陪同前往調查，情況堪憐，經開會議決，暫給予兩個月醫療費。經過二個月的針灸治療（共支付 17,530 元），卻不見好轉。埔里委員接獲本會會長長途電話指示，帶往埔里醫院徹底檢查，才知腳腿腕及腳骨均以破碎，需要開刀治療，所以由本會接洽長庚醫院，送往長庚醫院接受開刀。在長庚醫院施（俊雄）大夫的治療下，終於在 69 年 4 月 26 日痊癒出院。醫藥費共八萬餘元，長庚醫院社會服務部補助四萬餘元，其餘四萬多元，由本會支出。資料來源：《慈濟》月刊 158 期，頁 23；159 期，頁 24；163 期，頁 25。

到的功德金還多，因此開會報告會務時，我常常說到哭出來。上人看我哭了，還安慰我：「徐居士，我不用你收錢，你只要把那些窮苦人照顧好就好了。」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只花錢不去募錢，那慈濟的經費要從哪裡來？所以我都對親戚朋友說：「我欠慈濟功德會很多醫療費用，幫忙一下！」爲了減輕上人的負擔，我很認真去勸募。

我爲了募更多會員，早期會包遊覽車帶人到花蓮參訪靜思精舍和花蓮慈濟醫院。在車上會播放上人開示的錄音帶、說慈濟故事，還有分享自己所做的慈濟事給他們聽，讓他們了解慈濟；我也會買慈濟的文物送他們，很多會員就是這麼來的。我太太在家幫人修改衣服，她會跟客人介紹慈濟，也募到好幾十人。

個案越來越多，只有我一個委員實在很吃力，我就努力邀人做慈濟，其中有人成爲當地的種子，漸漸地在各鄉鎮開枝散葉。像在水里上班的陳松齡，我們是在善天寺相識，我做慈濟不久，他就跟我到處去訪視。還有住在國姓鄉北港村的黃錦惠，她家開米店，我們去村裡訪視，常到她家借洗手間，然後問她個案的家庭狀況、路怎麼走，互動久了，她也出來做慈濟。草屯的張河圳，我是透過朋友認識他，他的功德金都拿到我家裡。那時候所有人收的功德金，都是由我統一匯款到花蓮本會。

另外，也有受助者成爲慈濟人。住在日月潭的陳欽滿，他開計程車維生，太太生病很嚴重，我們給他急難補助。後來我接引他進來當委員，有活動需要很多車子接送時，會請他幫忙開車。

我當南投組長時，所有要受證委員的人都要我簽名，後來各地委員越來越多，擴編後各地區就自行推薦，也分擔了訪視工作，每個人的訪視範圍就縮小了。



圖 13：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南投慈濟委員於埔里鎮公所舉行大型茶會籌備會，由組長徐瑞宏（站立者）主持。（圖片 / 張松年提供）

十一、救人為己任 不計得失

一九八六年（八月十七日）花蓮慈濟醫院啓業後，我帶過好幾個個案去花蓮治療，不然送到別的醫院就要花很多錢。啓業幾年後，記得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一點，埔里鎮公所的人來找我，提報一位心臟病個案叫范順偉，他病得很嚴重，醫生吩咐要送大醫院；鎮公所的人還強調，這個人要我們慈濟功德會才有辦法幫忙。當晚上我就到范順偉家裡去探視，他躺在床上跟我說話，請我要救他！我請他爸爸拿他的檢查資料拿給我。

我的親戚鄧相揚¹⁶開設向陽（醫事）檢驗所，我就拿范順偉的資料給他看，他看了之後，說是跟他岳父當年一樣的病。他岳父是給臺中榮總的醫師開刀，我問他花了多少錢？他說四十萬。那時候我很會勸募，我覺得四十萬對我來說是簡單的事，我就請他幫我聯絡醫生，不料那位醫生到金門去了。

假如把這個個案送到別的醫院，可能每個禮拜都會向我要錢，因此我想把范順偉送到花蓮慈濟醫院治療。但是他爸爸不肯，把他送到埔里的醫院，大約住了一個多月，病情更嚴重了，才又來找我。我說：「你兒子已經那麼嚴重了，我不敢！」於是他找來一個朋友做人證，我才答應。

那時候陳忠厚師兄是我有力的助手，我趕快請他叫了一部救護車，並且打電話給我在臺大醫院上班的女兒，叫女兒去臺北火車站找一位魏滿子小姐，她是鐵路局員工也是慈濟委員，跟她說埔里的徐瑞宏要三張七點到花蓮的火車票，有緊急的病患要送過去。

救護車一路從埔里護送范順偉和他父母到臺北車站，我和陳忠厚也隨車同行。因為時間很趕，把他們送上火車時，車門就關起來了，范順偉的輪椅還有一半被夾在車外。火車啟動，我和陳忠厚下不去，只能搭到松山站才下車，他們三人就去花蓮了。

范順偉雖然送醫治療，還是回天乏術，他整個治療花了將近

16 鄧相揚是醫事檢驗師也是重要的地方社造推手及文史工作者，他經營的向陽醫事檢驗所位在埔里市中心第一圓環旁，除了是他平時工作的地點，也是他記錄與撰寫埔里文史紀錄的地方。資料來源：〈向陽醫檢所毀損〉，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，https://tcmb.culture.tw/zh-tw/detail?indexCode=Culture_Place&id=628266（2023年11月5日檢索）。

一百萬，全部費用都是我們負責，我先開我的支票給醫院。花了那麼多錢，范順偉還是不幸往生，因此有委員說：「徐居士有慈悲沒有智慧。」我不願意讓功德會白白花這筆錢，所以就去向南投縣政府申請補助款，因為一年只能申請六十萬，所以分兩次申請，共申請到一百二十萬。

我交代范順偉的太太：「我向政府申請的那些錢會匯入妳的帳戶，妳先生的醫藥費，是我先開支票給慈濟醫院，到時候妳一定要把那些錢還我。」事後想想，那實在是「濁水溪放草魚」（比喻有去無回），很冒險的事情，但是救人是我的責任，如果她領到錢不給我，我也沒辦法，還好她一拿到錢就馬上還我。

後來，上人知道了這件事，就跟我說：「功德會就是要救助貧苦，在我們自己的醫院治療，何必要另外化緣來貼補醫療費呢？」我不敢跟上人說我被批評的事。上人接著又說：「誤救要比失救好！」上人的慈悲，我都記在心裡。

十二、強颶道格毀道 勘災無懼路險

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，道格颱風來襲，南投縣信義、仁愛兩鄉受災嚴重，進入信義鄉山區的道路完全中斷。

八月十六日，聽說車子可以通達重災區神木村，我和陳忠厚、陳松齡、呂智媛、蔡錦秋就前往勘災。雖然往信義的路通了，但是進入信義後，車子就無法繼續走，我們只能用走的，一段一段搭人家的便車，才進到同富村。

進入同富村，我們立即到同富國小探視緊急疏散在那裡的神

木村災民，然後繼續步行到神木村。因為地層滑動，道路裂得很深，寸步難行。進去村裡勘災，很多路都不見了，我們是邊走邊爬，沿途看到房子都嚴重龜裂。晚上十點左右才回到埔里，沒時間多做休息，就開始整理災情資料。

八月二十五日，我們跟著上人到神木村勘災。本來上人希望幫助神木村的村民遷村，但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土地，只能作罷。上人指示南投委員分頭進行仁愛鄉和信義鄉散戶的重建和修繕工作，仁愛鄉是第二組負責，信義鄉是我和呂智媛負責。¹⁷



圖 14：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六日，慈濟委員蔡錦秋（由左而右）、陳松齡、陳忠厚和呂智媛及徐瑞宏（最上者）冒險前往道格颱風重災區信義鄉神木村勘災，道路柔腸寸斷，裂縫深可及胸。（攝影／楊貴香）

17 仁愛鄉散戶（包括埔里鎮）共九戶（另四戶僅予修繕），分布於六個村落、十二個地方。建屋工程由南投第二、三組委員共同參與，沈順從師兄負責統籌，自 83 年 11 月動工，84 年 1 月間即同時完工交屋。信義鄉散戶範圍包括水里、國姓，共十戶（另五戶僅予修繕），由南投第一組委員徐瑞宏居士、呂智媛師姐等人負責，83 年 9 月動工，次年 10 月以前陸續交屋。資料來源：何貞青、林美依，〈和著汗水與愛心的復建〉，《慈濟》月刊 353 期（1996 年 4 月），頁 52、53。

我們先去訪視災民，需要重建的，就聯絡鄉公所的人來確認，再給予重建。我們每天早上七點出門，晚上九點、十點才回到家。一開始都是我太太準備便當，後來爲了省事，我們就買罐頭帶進餐廳，再買白飯在裡面用餐。呂智媛有個表親在做輕鋼架，價格算我們比較便宜，隔年重建完成後上人還問，怎麼我們負責援建的房子會那麼便宜！

十三、賀伯再創山村 救災先於事業

沒想到，一九九六年七月底，賀伯颱風又侵襲南投縣，信義、水里兩鄉嚴重受災，許多人的田園都流失了。

隔天早上，陳忠厚要到信義勘災，不料，魚池往水里的道路中斷，他就從草屯過去。結果在往信義的途中又有一座橋斷了，但是又收到消息：對岸有兩個人腿受傷需要送醫。那天雨很大，我在樓上誦經，陳忠厚打電話來，要我趕快去借橡皮艇送過去。

我和呂智媛借到了一艘救生艇，連夜送去，我們到了魚池五城村，因爲前面坍方，就由對面的救災人員接駁¹⁸。那時候有拍了一張相片，後來上人看到相片說：「坍方的地方那麼危險，晚

18 徐瑞宏口述陳忠厚勘災及橡皮艇一事，與陳忠厚 2022 年 4 月 24 日口述有差異，因此補充陳忠厚口述內容，如下：當天我要到水里勘災，但是魚池往水里的道路中斷，於是繞國姓的山路過去。在新山村遇到南投縣議長鄭文鋼在勘災，得知郡坑養鵝場有九個人被困在屋頂，我請議長聯絡埔里消防隊支援橡皮艇，再請徐瑞宏去借然後送達。上人得知後，告訴我們，這樣做是有慈悲沒有智慧，碰到這樣的情況，應當從長計議，救災不能冒險，要注意安全。

上竟然還去救災。」

當晚我們就召開緊急會議，呂智媛的舅舅是銀行經理，我請她拜託舅舅先提領八十萬¹⁹，隔天早上去賑災，我太太則幫忙準備隔天中午的便當。

第二天早上七點，呂智媛的舅舅帶來了八十萬，我們就出發，一路從水里新山村開始發放。然後一天一天向信義前進，直到八月十七日進入神木村發放。

勘災時，我發現很多家庭繳不出註冊費，尤其是有高中以上的孩子，父母只好叫孩子放棄念書。爲了不讓他們中斷學習，我們就補助學費²⁰，第一學期學費總共補助了三百多萬，第二個學期補助了兩百多萬；田園流失的部分，我們也有給災民補助²¹。

爲了道格颱風和賀伯颱風救災和重建工作，我自己的貨款都沒有時間去跟客戶收，因此付不出年底要給臺灣鑛資的貨款，連續三年都是跟呂智媛借五十萬元來付款。

19 根據呂智媛在2016年5月9日的大愛臺節目《大愛人物誌——徐瑞宏》中受訪內容，她拜託舅舅幫忙後，舅舅是請認識的人，一人一張金融卡領三萬，才籌措到八十萬現金。

20 針對此次賀伯颱風災後復建工作，屬重災區的南投山區，一些災戶尚有就學子弟，因家逢巨變，無力付學費，致有失學之虞；已給予高中生一百零四人、專科生四十四人共三百多萬元學雜費。資料來源：《慈濟》月刊359期（1996年10月），頁20。

21 1997年1月26日上午，中區慈濟人於信義鄉明德村信義活動中心舉行「南投縣賀伯颱風田園流失發放」，發放對象主要針對南投縣在賀伯風災中「田園流失」嚴重的受災戶，包括信義、水里、鹿谷等三鄉的神木村（一至十二鄰）一百五十七戶、同富村（一至十五鄰）九十六戶，以及其他村落一百六十五戶，共計四百一十八戶，總金額爲新臺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元。資料來源：《慈濟道侶》265期（1997年2月1日），第1版。

到第四年，我正在結帳時，陳忠厚正好到家裡，我問他：「你有五十萬嗎？」他說：「有啊！」我說：「借我五十萬，我開支票給你。」他跟我說：「我借你就是打算不要了，拿你的支票做什麼！」雖然他不拿支票，借錢當然要還，後來等我有空跟客戶收了貨款，才還給他們，但都是沒算利息的，所以我很感恩我們的慈濟人。

因為做慈善工作，讓我在埔里變得很有名氣，曾經收到省政府的通知，要我去接受「芳草人物」表揚，但被我拒絕了。對方問我原因，我說，慈善濟貧不是我一個人做的，是慈濟功德會埔里聯絡處的志工做的。隔年省政府就用慈濟功德會埔里聯絡處的名義表揚，我才代表去領了一個匾額。後來日本獅子會來臺中，他們要給我表揚，我就不去。



圖 15：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，賀伯颱風南投多處道路中斷，徐瑞宏（左二）和呂智媛（左四）偕同救難人員，連夜送橡皮艇至魚池五城村坳方處，由對面救災人員接駁。（攝影／劉明德）



圖 16：慈濟志工於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南投縣信義鄉信義社區活動中心舉行「南投縣賀伯颱風田園流失發放」。(攝影／劉明德)



圖 17：一九九六年八月六日，徐瑞宏（左二）等埔里慈濟志工前往信義鄉豐丘村勘查賀伯颱風災情，一棟三樓房屋變二樓，另一棟僅剩斷垣殘壁，還釀成祖孫二人罹難。(攝影／呂智媛)



圖 18：一九九六年八月六日，志工見到信義鄉豐丘村災民在檳榔園祭拜罹難的祖孫二人，十分不捨，徐瑞宏（左一）拿出攜帶的便當給家屬祭拜亡者。（圖片 / 呂智媛提供）



圖 19：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，徐瑞宏（右二）等慈濟志工進入賀伯颱風重災區神木村關懷災民並發放急難救助金。（攝影 / 呂智媛）

十四、行菩薩道 修福又修慧

我剛開始學佛時，還是有在喝酒。因為在金門當兵二十個月，剛好就住在碼頭旁，休假日不會出去玩，都去海軍那裡買高粱酒喝，所以當兵就訓練喝酒。後來在木材界，和那些董事長應酬也都會喝酒，每天睡前也都會喝一小杯。

每次到花蓮，那些工廠老闆都會找我去吃飯。有一回，我到精舍去，正在和上人講話時，有位老闆打電話來找我吃飯。我心想到精舍已經拜佛了，又去喝酒吃海產，很不適當，我就告訴他：「我在慈濟功德會已經吃飽了。」上人就坐在我旁邊，他說：「徐居士，不要打妄語。」

我轉個身又跟那位老闆說：「真的，我在慈濟功德會吃飽了。」上人又說：「徐居士，不要打妄語。」那個老闆還是一直邀，我只好又說：「我真的在精舍吃飽了，下次再給你請。」上人再次說：「徐居士，不要打妄語。」上人跟我說了三次不要打妄語，從那次以後，我就不再打妄語。所以那時候上人就知道，我去花蓮就會跑去喝酒。

上人知道我會喝酒，每當我去精舍時，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：「徐居士，還有喝酒嗎？」我都很老實地回答說：「有啦，睡前還有喝一小杯！」上人只是一聲：「喔。」沒有多說什麼。上人實在很有耐心，大概問了我兩年多，都沒有直接叫我不喝酒。我覺得只是喝一小杯而已，所以也沒有特意要戒掉。

開始做生意的時候，有一次人家請我吃檳榔，回家太太看到我嘴裡有檳榔，她就用手把檳榔從我嘴裡挖出來，所以以後我就不吃檳榔了，不過酒還是照喝。直到有一天在蓮社共修後，楊

福達跟我說：「徐居士，我們來受戒²²好嗎？」我說：「我什麼都可以守，但是不喝酒不行。」他就說：「那還不簡單，人家受五戒，你就受四戒啊。」我說：「別人受五戒，我受四戒？我有茹素，我是可以受菩薩戒的人，卻只受四戒？這樣不行！」我就去受菩薩戒，也馬上把酒戒了。

學佛、做慈濟，不但讓我戒了酒，也打破了一些迷信的觀念。例如以前我接觸到的信仰會認為婦女坐月子、往生的人是不乾淨的，一般人都要避開。如果要去探視病人，要先看農民曆，因為有些日子是不適合探病的。

有天早上，國姓鄉南港村的一個太太，搭計程車來我家。她說那天是她的預產期，但是家裡沒有錢，不知道怎麼辦。因為我家附近有一間安桃助產所，我就安排她到那裡去生產。傍晚就有人到助產所通知她，好像是她的公公或婆婆往生了。雖然她剛剛才生產，但是不能不回去，她先生就叫了一輛計程車來，然後抱她坐上計程車後一起回家。

從那對夫妻的身上我聯想到，若是說產婦是不乾淨的，那她先生抱過她，然後又用這雙手拿車錢給計程車司機；司機拿了這些錢再去買東西，這些錢就到處流通，那麼哪一張鈔票是乾淨的？以後我也就不再忌諱了。而往生的人不乾淨的觀念，在我學佛後才理解，死亡是人生的過程，並不是骯髒的事情，認為骯

22 受戒指經過特定流程以接受佛教內部所制定的戒法。在家的善男信女受戒後，必須持守的戒法主要有五戒、八關齋戒及菩薩戒。五戒指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資料來源：林建德，〈受戒〉，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，<https://nrch.culture.tw/twpedia.aspx?id=1925>（2023年11月5日檢索）。

懺是我們的心理作祟。至於探病看日子，我聽上人說「日日是好日」之後，就不再看農民曆了。這種種，我真正體會到「一切唯心造」。

家裡五個女兒因為我和太太的關係，從小在佛教家庭長大，很早就全部茹素，對佛法也都有深入認識。我跟她們說：「我們留好的名聲給妳們，妳們有這樣的爸爸媽媽，要珍惜！」

我很感恩我太太，沒有她，我沒辦法做慈濟，因為家事和孩子都是她在負責，有人來交功德款也幾乎都是她收的，發放工作也都是她在做。我也很感恩、尊重我媽媽，她是一位很偉大的媽媽，她的言行就是給我學習的典範。不過在做慈濟後，我才發現上人的偉大，我們慈濟的女眾也很偉大，我對上人的尊敬是超越我媽媽的。

起初我在慈濟時，有人跟我說：「徐居士，你不要只是在慈濟修福沒修慧，做到以後成為『賓士裡面的哈巴狗』（意指有福報的狗）。」我一直不了解，如果在慈濟只是修福沒修慧，那慧要怎麼修？要整天念佛、誦經嗎？但他的話不會動搖我的心，因為我做的事情對不對，自己最清楚。

歷經道格、賀伯颱風救災之後，我才體會到，其實我天天在慈濟修慧，以前自己都不知道。慈濟是有修禪定的，我們是在動中定我們的心，我們在動中看到苦難的眾生，幫助他們，這是在行菩薩道，所以我對戒律嚴格遵守，奉行上人的理念我也沒有變。

做慈濟四十多年了，我從來不會要求被幫助的人要知道我的名字，我只是盡社會責任去幫助他們，不管有沒有修福修慧，窮苦人就在眼前，做就對了；因為心無雜念，所以做得很輕鬆。上

人的法是那麼的好，而且上人講的佛法深入淺出，學佛要能夠修福又修慧，就要到慈濟來。

感恩上人給我們這條菩薩道走，可以做社會公益，這比賺錢還重要，錢是身外之物，而我們的慧命是永恆的。